

沉静自从容

朱丹枫

小说《爱情往事》序

冀邢新作问世，嘱我作序。虽恐力有不逮，但还是欣然受命。作为冀邢的朋友，借冀邢新作出版发行机会与大家分享自己多年对其人其文的感受，也是一件乐事。

冀邢最广为认知的成就是导演了电影《焦裕禄》、电视剧《叶挺将军》等数十部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影视作品，获得过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几乎所有国内主要影视奖项和荣誉，是影视界名副其实的的实力派。在导演的身份之外，冀邢还是一位多产的文学作家。他的文学作品，既有《老娘土》《超导》等影视剧本，也有《兄弟》等小说，洋洋洒洒共计百万余字，成果不可谓不丰厚。

冀邢是一位有着浓郁人间关怀情愫的作家，其作品往往聚焦于大时代浪潮中个人的命运浮沉。多年的影视导演工作，又使他善于把小说丰富的喜剧冲突、复杂细腻的人物内心世界以影像感强烈的文字叙述出来，一些影视拍摄手法，如快速剪辑、场景变化、声音过渡、特写等也都被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使其作品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爱情往事》就是这样一部有着典型“王氏风格”的长篇小说。小说别出心裁，以主人公后人的视角讲述了父母一生纠缠牵绊的缘聚缘散，反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画面。作品构思精巧，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简洁传神，情

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既有花前月下的柔情，又有浴血沙场的壮志，绵密细致的情感描写与纵横捭阖的革命叙事巧妙穿插在一起，让人读来不忍释卷。

文学是人学，人永远是文学描写的中心。称职的文学创作者，必须对人的情感、性格和命运有深入的理解和同情。这就要求作家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在平和沉静之中观察烦躁繁杂的世界，慢慢地把掌握到的东西融会贯通。小说创作是把把自己所有奔放的情绪、生活的强烈情感，包括艺术技巧，完全理解之后，慢慢化为自己内心的东西，收敛之后再放出来。它是一种理智的、理解了的东西再发挥，跟现代艺术讲求直接的喷发不一样。冀邢在这方面一直都做得比较好。《爱情往事》除了高明的叙述技巧和丰满的情节设置，对人物的刻画也可谓入木三分。小说中，同是革命青年，同是热血男儿，秦怀璧和李莽一个严谨笃行，一个粗犷豪放，都写得有血有肉，立体饱满。而母亲的形象则更为动人，从几个细节就可见一斑：母亲初闻秦怀璧时“心中一动”，见面时“春潮涌动”，再见面时“耳热心跳……心里有些莫名地慌乱”，情到浓时在日记中直呼“亲爱的怀璧大哥，你听到我的心声了吗？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吗？”，一个敏感多思、情感炽烈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不仅如此，作者还把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漩涡中，在冲

突中充分展现人物性格。母亲挚爱秦怀璧，却为了坚守神圣纯洁的爱情理想，忍痛拒绝秦的求爱；她深爱自己的丈夫，却为了精神和事业的独立，近乎不近人情地始终坚持“不愿意当家属”，最终成为家庭分裂的导火索。可以说，柔软善感的情怀和自立坚毅的性格，注定了母亲坎坷波折的一生，令人扼腕感慨。显然，母亲的性格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对”或“错”来评判，每一个读者，都会从中读出自己的答案。这也恰恰显示出冀邢高超而娴熟的人物塑造能力。

不能不提的还有小说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强烈的生活气息。乡愁是碎片化的当代人在这个快速变化世界最真实的感受。冀邢在北京读书，长期工作在四川，但他的灵魂之根却始终深深扎在故乡山西小城。山西风情、风俗、风物，成为他创作的重要源泉。翻开小说，源远流长的三晋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土得掉渣又充满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山西话，醇厚传神；特色鲜明的饮食、婚嫁等习俗，耐人玩味；《左权将军》《小亲个蛋》《拥军歌》等热辣直率的民歌，令人动容。小说还将党内刊物《上党红花》、“牺盟会”、“背大刀的黄衣马队和黑狗子警察”等当时在山西真实存在的史实与小说虚构性情节交融，赋予了作品厚实的现实质地，让读者有“回到现场，触摸历史”之感，

扩大了审美视野和想象空间。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真正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有高超的表现技巧，还必须具备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思考。有统计显示，2010年首次发表和出版的小说有2000余部（中国现代文学馆《2010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可见当前创作和出版的火热。但人们也发现，个别作品或因作者积累不够，或出于哗众取宠，一知半解、有意无意地戏说历史，曲解历史，回避崇高，消解崇高，在客观上对一些不健康思想意识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家需要沉静，任何杂念和浮躁都能从作品反映出来。心境平和，摒除妄念，潜心创作，才能逐渐有所进步。因为，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从来都不是靠无病呻吟或炫技猎奇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冀邢那作为一位年轻的老艺术家，在正确看待和表现历史这一点上，无疑是把握得比较到位的。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应该是小说家在创作历史传奇作品时应该坚持的基本底线。《爱情往事》较为真实地还原了传奇年代革命者丰富多彩的情感生活，写出了共产党人既有儿女情长，更重责任和使命的精神境界，引发读者对自由与责任、个人命运与民族前途等问题的深刻思考。我相信，这对文学创作者或者文艺评论家都会有所启发。

水墨乡村

马亚伟(河北)

冬天的乡村，像极了一幅诗意悠远的水墨画。橙红橘绿都已谢幕而去，丰腴的乡村瘦了下来，瘦成了简洁而淡然的水墨画。高远无边的天空，坦荡开阔的大地，巍峨起伏的群山，参差错落的房屋，一切都是墨色勾勒晕染的样子，黑、白、灰，组成了韵味十足的图画。

我喜欢在冬日里眺望远方，最好是居高临下，朝着故乡的方向，把视线推远，再推远。只有在冬季，视野才会如此开阔，才会顺着心的方向落到遥远的家乡。想念冬日里的水墨乡村，那是我记忆中最动人的一幅画。

村口的几棵大杨树，早就落光了叶子，它们挺立着笔直的身躯，傲然迎着冬天的寒风。这几棵大树，不知在村庄扎根了多少年，连村里年龄最大的长者都记不清树是何时种上的。它们像村口的守护神一样，屹立在村口，目送着游子远去，也迎着归人的到来。冬天，它们只剩了一身枯枝。高高的枝头，有几只大而蓬松的鸟巢，孤单而又坚强，永远朝着同一个方向，也像是在眺望着什么。

我的父亲母亲

潘美四(四川)

我的父亲母亲都出生于1939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后来，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并相濡以沫地生活了五十多年。虽然父亲母亲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他们却用自己的经历和最淳朴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让我们兄弟姐妹8人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

先说说我的父亲。父亲出生在广西贺州一个叫北源村的小地方，因为正赶上战乱，父亲并未读过几年书。他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在父亲16岁那年，爷爷就去世了。父亲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自然有义务分担家里的重担，所以父亲当家特别早。也许是过于劳累，父亲总是瘦瘦的，额头上刻满了一道道皱纹，但他却从不说累。

后来，由于父亲老实能干、敢于担当，办事认真，结婚不久的他很快就当上了生产队长。有了职务后，父亲更把“责任”放在心上，把“热心”放在心上，乡亲们大小事情也都愿找他倾诉，寻求帮忙。而这个时候，言语不多的父亲总是告诉我们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或许，当时年幼的我们并不太懂其中的道理，但他热心和认真工作的态度却深深影响着我，以至于我后来要求自己“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踏实做好每件小事。”

再说说我的母亲吧。母亲与父亲出生在同一个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母亲个头不高，但嗓门很大，她勤劳善良，养猪、种地样样拿得起。为了把我们拉扯大，辛苦是不用说的。在我的记忆里，晚上醒来，依然看见的是柜台上的煤油灯，而灯的旁边是母亲纳鞋底或做针线活的身影。即便如此，母亲还是经常天不亮就起来，从鸡鸭到我们都需要我们一一打理好，但母亲却并无半点怨言，只是常说“家和万事兴”。同时母亲也很节俭，在我们家，母亲负责做饭，她在做饭时特别仔细，比如淘米，不让一粒米流失，即使有时不小心漏掉了，她都会再捡起来。再如使用牙膏，母亲总是挤得很干净，一点都不浪费……或许，母亲并没有刻意地教给我们什么，但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母亲已用她勤劳、善良、节俭的品行，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生活态度。

1995年冬天，我怀着美好梦想步入了军营。刚入伍的三个月，由于训练强度大，一天下来，身体就像散了架似的，连身都不想动。那个时候一闭上眼睛，面前出现的总是父亲母亲那饱经沧桑的眼神，他们在临行前叮嘱的话仿佛就在耳边：“阿四，顶住！不能怕苦，别忘了你的志向。”他们的话虽朴实却给了我动力，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之后，我苦活、累活抢着干，大小工作积极主动，还利用业余时间学写新闻报道，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兵第3年，就加入了党组织。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他们很高兴，父亲第一次给我回信的内容我现在仍记得，他教导我要听党的话，努力工作，争取更大的进步。接下来的日子，我2次荣立三等功，在新世纪之初，又提干并保送到军校学习。父亲母亲在得知我的进步后，仍不断地用那并不深奥的语言鼓励我、激励我继续前行。

现在，我已结婚、生子，并在现在的岗位上努力且尽职尽责地工作着……我深知，这一切与父亲母亲的影响和鼓励不无关系。只是，每每夜深人静之时，想起父亲母亲早已白发鬓鬓、额头上的沟壑之时，我就想用笔触记录下这份内心最隐秘的情感。因为……它是我的生活中最值得珍藏的东西……

晨浣

李昊天(安徽) 摄



灰青色的瓦屋

鲁振(湖北)

每回一次老家，总会有些感叹。感叹最多的是村中一栋栋陈旧瓦屋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幢幢红砖平顶楼房。即使是通往村里的路及空旷地也为水泥所覆盖，能证明老家那个村子数百年岁月的，只有那几棵古树和零零散散的几栋瓦屋了。

如今，我家的瓦屋依然伫立在那棵古柿树前，是一座大天井屋。土墙，木楼，雕花窗……灰黑的原木构件与屋顶承受瓦片的椽子连在一起，风吹雨打后的青瓦变成了灰黑色，袅袅炊烟穿透瓦缝飘向天空，岁月早已把这座瓦屋变成了一看就很有历史的老屋。

瓦屋厢房的隔断是光滑的木板，上面留有我们兄弟姐妹的杰作——歪歪斜斜的字和不知所画的画。堂屋的一侧有个门，开门远眺可以看见山上那些植物花草草的远影，也可以看见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那些行人。早晚的时候开了门就着明或暗的光，看书，写作业，或是帮母亲做家务，全都印记在了瓦屋的老墙上。那时每到下

雨天，我总会搬个小凳子，坐在瓦屋里的天井旁，看着那雨水顺流而下，然后再静静地听那清脆的滴落声。寒冬腊月时，瓦屋的房檐上就会挂上一串串晶莹剔透的冰凌，好想伸手去触摸一下那光滑的冰体，无奈屋檐太高，我终究没能够着。

毕竟瓦是粘土烧制的，长期暴晒寒冻的，时间一长难免会炸裂。于是，每隔几年家里人就又要将瓦重新盖一遍，老家叫这个为“捡瓦”。捡瓦是个技术活，农村的“九佬十八匠”里就有捡瓦师傅。只是现在，很少有人能够上高高的屋顶捡瓦了。有时瓦屋顶上会长出几棵草来，那是被风吹落的种子在上面生了根发了芽。瓦屋上还会生长一种叫“瓦松”的植物，它还是一味中药。记得刚上初中的那年夏天，可能是蚊虫叮咬的原因，我的胳膊上腿上长了好多红色的疮。母亲找来长松，上屋顶扯了些瓦松下来，捣碎了敷在我的疮上。没过几天，那些疮伤果真就好了。

这几年，老屋前的白果树，屋后的柿子树，还是年复一年地生长着。树枝早已高过了屋檐，退休后的父亲依旧和母亲居住在这座老屋里。不说村子里，就是方圆几十里内都没有烧制土瓦的瓦窑了，绝大部分都改烧制很大很大的机瓦了。就因为这样，哪里有陈旧的瓦屋拆掉，父亲就赶过去，把别人不用了的青瓦买回来，好换掉老屋上坏掉的瓦。

前些时候我回老家看望父母，看着被红砖白墙包围的天井屋，感觉它好孤单。不过，那天瓦屋在阳光里恬淡闲适的样子，像极了朴实安详的老人。“瓦屋在，根基就在。”这是父亲常说的话。每次回老家，瓦屋便会聚集许多的叔伯和乡邻，这时，父亲就会给来客递上一支烟，泡上自家产的茶，大伙儿说说笑笑的，把老屋映衬的似乎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老家的瓦屋，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经变得更为苍老。但那瓦片铺就的乡土韵味，却已深深地浸入我的肌肤，抹不去掉，因为那是缕缕乡愁的暖暖归宿。

渐逝的渔鼓声

程海(山东)

了，世道变化太大了。挣钱的门道很多，哪一个青年人愿意跟二爷学这门手艺呢？昔日的渔鼓王，连个徒弟也收不到了。二爷放出收徒弟的话有半年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学，哪怕问一声也好啊，也是对二爷的一个安慰啊。有些人甚至都不拿正眼看二爷了。二爷还是赶集说书，只是说书场上的人越来越少了，人少，这书还是要说下去的，这是老辈人留下的规矩。二爷原来一段开场白：“老少爷们儿，咱原来说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咳，现在得改成人也太少了。少了啊咱也得说着玩！老少爷们儿，你们说咱今天唱哪一出戏啊？”“好！就唱这一折。”二爷边说边将渔鼓抱在怀中，“嘤——嘤嘤”的渔鼓声响起，二爷轻车熟路地唱了起来：“一个是江湖好汉，一个是巾帼代佳人……”

只是，二爷明显地衰老了，那双曾经坚毅的目光越来越黯淡无神了。逢集的日子，二奶奶总是老远地出门迎二爷，二爷只是让二奶奶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这一个秋季，人们很多的时候能看到两位老人在平原的暮色中蹒跚着消失在村口的情景。但霜降一过，人们就很少看到二爷出门说书了。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二爷提着马扎和一些老人们躲在墙角里晒暖闲聊。不过二爷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想自己的心事。

终于有了一个让二爷高兴的日子。那天，有几个老伙计提议让二爷午饭后唱一段，二爷听后非常高兴。二爷激动地

但近几年，人们很少能听到二爷的渔鼓声了。倒是二爷那双饱含忧伤的目光越来越重了。那目光中含着的丝丝忧愤和淡淡的哀怨在平日是很难看到的。二爷活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一般的事情在表情上绝不会外露的。然而，就这么短短的几年，二爷终于支撑不住了。

二爷非要儿子跟着他说渔鼓，儿子非但不肯，还耻笑说这是下三滥干的活儿，干这行去死人。二爷气得默不作声。后来，那个胖嘟嘟招人疼的儿子长成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在一家私人承包的建筑队干活。有一天，小伙子从四层楼高的架子上摔了下来，死了。二爷从此常被厚厚的夹袄站在地边，眺望着地的那一头，他的儿子就埋在了那里。程二爷站在地边默默地想，默默地抽烟，默默地同儿子对话，看足了，说够了，就长长地叹出一口气，磨磨蹭蹭地往家走去。

二爷仍上集说书，失去儿子的二爷那神采飞扬的表情依旧。我想，二爷心中究竟能承载多重的灾难和不幸呢？难道还有比晚年丧子更痛楚的事吗？那“嘤——嘤嘤——嘤——嘤嘤”经久不衰的渔鼓声和黄发的《说岳全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许多唱本，几乎记载了二爷的一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着二爷那么专注而又孜孜不倦地去追求那种粗犷泼辣的表现方式？这难道是二爷生命燃烧或延续的唯一方式吗？

二爷似乎早已预感到了什么，尽管二爷被人们尊重着，但毕竟有些不同

在鲁西南宽阔无垠的平原上，被人称为“渔鼓王”的程二爷往日该是何等的辉煌和荣耀啊。二爷被众人捧着，被人们尊敬着，放在白马河下游的二三百个村庄来说，谁人不知道他的名号？哪一个人能对这些玩意拿得起放得下？哪一个人又能精通古史的来龙去脉且能滔滔不绝地说唱出来呢？那把漆黑发亮的二胡和四尺长圆口仅有鸡蛋大小的渔鼓，在村里人看来，并无多少神秘，但那里包含着辛酸苦辣、欢乐眼泪是无法用语言来说清楚的。最能够引起人们兴奋的，是二爷那双神奇的手和那些出神入化的故事。

那时的日子多么好呀。二爷有着幸福的家庭和美满的婚姻。二奶奶已为他生了第一个男孩，那孩子胖嘟嘟的，招人疼。那时候，二爷已在白马河下游有些名气了，除逢集的日子外，程二爷常被人请去说书。收罢麦子，棒子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二爷有很多这样得意的时候。每当夜幕降临，圆圆的月亮从远处的树梢悄悄上升起来的时候，二爷对着吵吵嚷嚷的人群高喝一声：“把那玩意拿过来，咱唱上一段‘秦——琼——卖——马’”。那抑扬顿挫、有滋有味的一声吆喝，引得人们捧腹大笑。

二爷的伴奏乐器只有渔鼓、一对筒板。说、唱、伴奏全是他一个人来完成，用左臂抱渔鼓，左手打筒板，右手拍渔鼓兼表演。他的说唱嗓音洪亮，婉转含蓄，动作利落。

